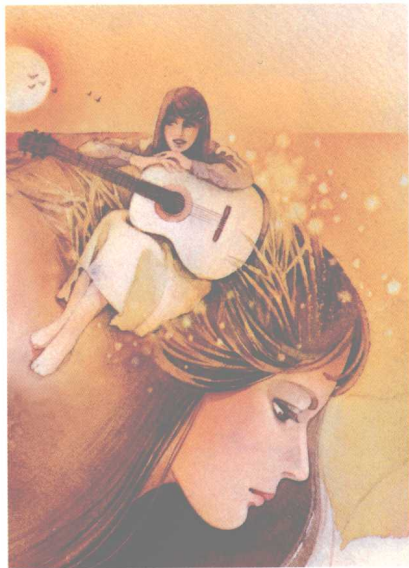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梦的衣裳

琼瑶 **34** 全集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新出图证(鄂)字 0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的衣裳/琼瑶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-7-5354-3482-1

I. 梦...

II. 琼...

III. 言情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73778 号

责任编辑:钟擎炬

策

划:  冯马

封面设计:王琼瑶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

(电话:027-87679307 传真:87679300 邮编:430070)

(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-11 楼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027-87679362 87679361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

开本:890*1280 毫米 1/32 印张:6.875 字数:98 千字

版次:2007 年 7 月第一版 印次:200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2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1-54039696 转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本书由皇冠文化集团授权

本书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,不得销售至包括港、澳等任何海外地区

有一晚我们看完了一部很好很好的欧洲片，我和琼瑶相视而笑，几乎同时出声：“我们也来拍一部这样纯纯的、美美的、感人的电影吧！”

……毕竟，我们是两个不可救药的“电影疯子”！……

一生中的种种回忆，像电影的倒片，一格格在我脑中放映。

平鑫涛

——摘自平鑫涛自传《逆流而上》

写在 2004 年 “琼瑶全集”出版前

今年年初，长江文艺出版社，送来一个企划案，希望能够再次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对于这个企划，我当时并没有很大的兴趣。因为，若干年来，我的书已经在内地出版得乱七八糟了。自从 1989 年起，我也曾两度授权给内地的出版社，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些出版品纷纷到期。内地的出版情形，一直是我的“痛”。几乎每本我的著作，都有盗版。除了盗版之外，还有许多冒牌的“伪书”。尽管我有合法授权，违法的书籍却照样出版。于是，在书店中，可以看到我的真书、伪书、盗版书……各种版本，大小，五花八门，形形色色。其中，让我“最痛”的是那些伪书，看到它们公然用“琼瑶”的名字出版，内容却荒诞不堪，真使我欲哭无泪，投诉无门。

因而，长江文艺出版社提出“全集”计划时，我不禁怀疑的问：

“盗版书早已充斥在市面，正版书还有人买



吗？”

对方很肯定的告诉我：

“这就是我们要出全集的原因，总要有一家出版社，把你的全部作品，作完整的、有系统的出版，让正版和盗版优劣立现。而且，有了正式的全集，冒牌书也就无所遁形了。”

长江文艺出版社说服了我，所以，我再次授权给他们，出版这套全集。在出版前夕，我对“长江文艺出版社”，是充满了期盼的。期盼这套书能够印刷精美，设计精良。能够真正遏止住盗版、伪书的歪风。当然，在市场并不缺乏的情形下，长江文艺出版社还有决心要出版这么庞大的一套书，我也对他们的热忱和勇气，充满了敬意。

写这篇短文前，我翻开一本旧著，看看原来的“自序”，这一看，不禁心头一惊。怎么？上次那篇“自序”，居然是1989年写的。距离现在，已经有15年了。

时间到底是什么东西，会这样不知不觉的流逝？忙忙碌碌中，我又送走了许多个朝朝暮暮。日月迁逝，春去秋来。我眼看园中的树木，叶子由绿变黄，又由黄而绿，周而复始。但是，我的头发白了，却无法变黑。时间对人类是很吝啬的。人生，能有多少个15年呢？这15年，我到底做了些

什么？检点书名，发现我又写了好多书，从当初的43部，到如今的64部。其中的“还珠格格系列”，长达250万字，可说是我最近的代表作。“梅花烙”、“烟锁重楼”、“苍天有泪”都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作品。原来，这15年来，我并没有休息。虽然，每出版一本新书，都像考试，我是一个完全缺乏自信心的人，对成绩常常没有把握。但是，不管成绩单的分数是好是坏，读者对我是褒是贬，我一路走来，不曾松懈。

出版“全集”，总会有些顾忌。曾经有媒体访问我说：

“你出版这套全集，是不是意味着，以后不会再写作了？”

我想，在许多人心目里，都认为“全集”是“身后事”，只有盖棺论定，才知道“全集”共有多少部。偏偏我是一个“诸事不忌”的人。我笑着回答：

“15年前，我已经出版全集了，那时是43部书，之后，我又写了21部。如果上苍对我特别照顾，说不定我还能写21部呢！”

当然，这完全是在说笑话，我也知道，岁月不饶人，写作生涯，并不轻松，劳心劳力又伤神，我的大好时光，早已消磨在一个个的“故事”里。最



近,我深受“坐骨神经炎”的折磨,无法再久坐书桌之前,以后再想完成像“还珠格格”那样的作品,是根本不可能了。

但是,在这部“全集”中,我依然希望能有一本新书。是有关我的生活、思想、经历、感觉……的散文集。这本散文集,连书名都有了,腹稿早已打过千千万万次,只欠我去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。(你看,写作就是这样,有腹稿,有计划,有书名,都不等于存在,必须真正完成了,它才存在。)

出版社问我,是不是要修正改写某些作品?

我真的不曾这样想过,我的作品,在不同的时期和年代,有不同的思想和笔触,不论它是幼稚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是我的一部分。我不想改变它,就让它带着我的幼稚和缺点,用“本来面目”和读者们见面吧!只是,在“我的故事”一书中,那篇后记之后,我又添加了后记的后记,补充这15年来的“后续”。

我的作品,一直在叙述一个不变的主题,那就是“爱”字。男女之爱、朋友之爱、手足之爱、父母之爱、国家之爱、民族之爱……写不尽人生的爱。在这些爱的故事中,我难免有重复的对白,或大同小异的情节,这是我的缺点。有些对白,我虽尽力做到流畅,但是由于我的出身,使我的“语言”很

“琼瑶”化，（其实，是很“琼瑶家庭”化，在我家里，成语的运用，是普通之至的事。）再加上两岸对白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有些内地读者，对我的语言不能适应。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。至于文字，我也有“不够用”的感觉，常常觉得自己写得不好，“才尽于此，力不从心”。但愿读者抱着宽容的态度，来看我的作品。

在这漫长的写作岁月中，我也写电视连续剧的剧本，在我心里，剧本的创作和小说的创作是同样重要的。剧本比小说还难写，因为剧本只能用动作和对白来交待剧情，不能大篇幅的作“内心描写”。我的剧本也是我的创作之一，只因为写得比较仓猝，没时间再去校对它，因而不想出版。我在“天上人间”最后一场戏后，写了两句话：

谨将此剧献给全天下

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

电视剧播出之后，很多媒体访问我，问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两句话？我回答说：

“你不觉得现在很多人，都失去了爱人和被爱的能力了？在目前的社会形态上，许多人心狠手辣，才能得到一席之地。为了生存竞争而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，更是人之常情。逐渐的，大家都不相信人间有爱了，甚至会嘲笑那些还相信的人，

觉得他们是幼稚的,不成熟的,不食人间烟火的,只会作梦说梦话的人。不相信人间有爱的人,如何去爱人和被人爱呢?因此,他们失去好多心灵的飨宴,失去了好多痛楚和狂欢。没有痛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哭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笑过,没有爱过。没有爱过,等于没有活过!”

这是我由衷的看法,好希望,人类永远不会失去爱的能力!那么,生命里才有奇迹,活着才有意义。

所以,我把这套全集,献给

还相信人间有爱的朋友们!

琼 瑶

写于 2004 年 6 月 23 日黄昏

第一章

陆雅晴在街上闲荡。

这决不是一个适宜于轧马路的日子，天气好热，太阳好大，晒得人头昏昏，脖子后面全是汗。偏偏这种不适宜出门的下午，却又有那么多的人不肯待在家里，都跑到街上来穿来穿去，把整个西门町都挤得人碰人，人挨人。连想看看橱窗都看不清楚。真搞不懂这些台北市的人，好端端的为什么都从家里往外跑？总不成每个人都像她一样，家里有个和她同年龄的“继母”？

唉！想起李曼如，陆雅晴就忍不住叹了口气。曼如不是坏女孩，她善良真挚聪明而美丽。问题只在于，天下漂亮的小伙子那么多，她都不嫁，偏偏选择了雅晴的父亲。这时代是怎么啦？少女不爱少男，却爱中年男人。可是，话说回来，这也不能怪曼如，父亲才四十二岁，看起来顶多三十五，又高又帅又文质彬彬。有成熟的韵味，有人生的经验，有事业的基础……难怪曼如会为父亲倾倒，不顾家人的反对，毅然决然的嫁进陆家。对父亲来说，这婚姻是个充满柔情蜜意、炽烈热情的第二个春天，因为他已经整整鳏居了八年了。可是，对雅晴来说，却有一肚子苦水，不知能向何人诉说？



家里忽然多了个“小妈妈”，小到当雅晴的姐姐都不够大。她连称呼李曼如都成了问题，当然不能叫妈妈，叫阿姨也不成，最后变成了没有称呼，见了面彼此“客客气气”的瞪眼睛虚伪的强笑，然后没话找话说。父亲在场的时候更尴尬，曼如常常忘形的和父亲亲热，雅晴看在眼里，说有多别扭就有多别扭。父亲注意到她的“别扭”，也就一脸的不自在。忽然间，雅晴就了解到一件事实，以前父女相依为命的日子已成过去，自从曼如进门，她在家里的地位已成多余。这个家，她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

雅晴并不怪父亲，也不怪曼如，不知从何时开始，雅晴就成了个“宿命论者”。她相信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你斗不过命。而且，在心底的底层，她虽然懊恼父亲的婚姻，却也有些同情父亲和曼如。她知道他们两个都急于要讨她的好，又不知从何着手。她知道父亲对她有歉意，其实是不必须的。曼如对她也同样有种不必须的歉意。不管怎样，这种情绪上的问题使他们越来越隔阂，也越来越难处了。

这个家，是再也待不下去了。尤其，是发生今天的事以后。

今天的事是怎样发生的呢？

陆雅晴停在一家服装店的橱窗外面，瞪视着橱窗里几件最流行的时装。她微歪着头，心不在焉的沉思着。她手里拎了个有长带子的帆布手袋，橱窗里也有这种手袋，和衣服配色应用。感谢父亲在事业上的成功，使她的服装用品也都走在

时代的前端。真的,感谢!她咬咬牙蓦然把手袋用力一甩,甩到背上去。手袋在空中划了个小小的弧度,打在后面一个人的身上,才落在自己的肩头。后面的人叽咕了一句什么,她回头看看,轻蹙着眉,那是个好年轻的男人!她把已到嘴边的道歉又咽了回去。没好气的猛一甩头,男人看什么女人服装?

是的,今天的事就出在女人的时装上。

父亲去欧洲一星期,今晨才到家,箱子一打开,雅晴已经习惯性的冲过去又翻又挑又看,一大堆真丝的衬衫和肩头吊带的洋装使她欣喜如狂,她抱起那些衣服就大喊大叫的嚷开了:“爸!你真好!你的眼光是第一流的!”

空气似乎凝固了。她猛然抬头,才发现父亲又僵又古怪的表情,和曼如那一脸的委屈。突然,她明白了。今年不是去年,不是前年,不是以往那许许多多父亲出国归来的日子。这不是买给她的!顿时间,她觉得一股热潮直冲上脸庞,连胸口都发热了。她仓促的站起身,抛下那堆衣服,就直冲进自己的卧室。她听到父亲在身后一叠连声的呼喊:

“雅晴,是给你的呢!怎么啦?真的是给你的呢!爸给你挑的呢!”

如果父亲不这样“特别”的解释,她还会相信总有几件属于自己,但是,父亲越说,她越不愿去碰那些衣服了。尤其,曼如是那样沉默在自己的委屈中。她几乎可以代曼如“受伤”了,“受伤”在父亲这几句情急的“呼喊”里。一时间,她为自己难过,为曼如难过,也为父亲难过了。



总之，这个家是再也不能待下去了。

她凝视橱窗，轻叹了口气。这个游荡的下午，她已经不知道叹了多少声气了。太阳已渐渐落山，暮色在不知不觉间游来，她用手指无意识的在橱窗玻璃上划着，觉得无聊透了。橱窗玻璃上有自己面孔的模糊反影，瘦削的瓜子脸庞，零乱的披肩长发，格子长袖衬衫……她瞪视着这个反影，突然怔了怔。有件事吸引了她的注意力，在自己的反影后面，有另一张脸孔的反影，模糊而朦胧，一张男人的脸！她想起刚刚自己用手袋打到的那个人，是同一个人吗？她不知道。怎么会有男人看女人服装看得发了痴？这时代神经病多，八成精神有问题，自己也站得腿发酸了，是不是精神也有问题呢？走吧！总不成对着这几件衣服站到天黑。

她转过身子，沿着成都路，继续向前走去。慢吞吞的，心不在焉的，神思恍惚的。一只手懒洋洋的扶着手袋的背带。那带子总往下滑，自己的肩膀不够宽。她又把手袋一甩，背在背上，用大拇指勾着带子。有家书店的橱窗里放了一本书《第二个春天》，哈！应该买来送给爸爸，她停下了，望着那本书傻笑。忽然，她再度一怔，橱窗玻璃上，又有那张年轻男人的脸孔！

你被跟踪啦！她对自己说。她耸了耸肩，并不在乎，也不惊奇。从十六岁起，她就有被男孩子跟踪的经验，也曾和那些男孩打过交道。经验告诉她，这种当街跟踪女生的人都是些不务正业的小混混，这种吊女孩子的方法已经落伍了。傻瓜！

她瞪着玻璃上的反影，你跟错人啦！

她继续往前走。开始留心背后的“跟踪者”了。是的，那人在她后面，保持着适当距离，亦步亦趋着。她故意转了一个弯，站住。那人也转了个弯，站住了。无聊！她又往前走，听着身后的脚步声。然后，她放快了步子，开始急走，前面有条小巷，她钻了进去，很快的从另一头穿出来，绕到电影街前面去。她再走几步，回头看看，那男人不见了。她抛掉了他！

电影街灯火辉煌。霓虹灯在每家店铺门口闪亮。怎么？天都黑了，夜色就这样不声不响的来临了。她觉得两条腿又酸又痛，夜没有带来凉爽，地上的热气往上升，似乎更热了。她又热又累又渴，而且饥肠辘辘。前面有家名叫“花树”的西餐厅，看样子相当豪华。她决定要奢侈一下，反正是用老爸的钱。她已经牺牲了豪华的欧洲服装，总可以享受一下豪华的台北西餐吧！

她走进“花树”，在一个角落的位子上坐了下来。这儿确实相当豪华，屋顶上有几千几百个小灯，像一天璀璨的星辰，使她想起一本名叫《千灯屋》的小说。她靠在软软的皮沙发里，望着菜单。然后，她狠狠的点了牛尾汤、生菜沙拉、菲力牛排、咖啡、奶油蛋糕，和一大杯冰淇淋。那侍者用好奇的眼光一直打量她，她用手托着下巴，仰望着那侍者，用清脆的声音问：“你没有遇到过不节食的人吗？”

那侍者笑了，说：“希望能天天遇到。”

侍者走了。她仰靠在沙发中，放松了四肢。抬头望着屋



顶上那些成千成百的小灯。奇怪,这儿有千盏灯,室内的光线却相当幽暗,光线都到哪儿去啦?她张望了半天,也没发现什么原因,低下头,她的目光从屋顶上转回来,蓦然间,她吓了一跳,有个男人正静悄悄的坐在她对面空着的位置上。

她睁大眼睛瞪视着面前这个陌生男人。还来不及说话,侍者又过来了。那男人没看菜单,唇边漾起一丝微笑,他对侍者说:“你碰到第二个不节食的人了。我要一份和她一模一样的!”

侍者走开之后,雅晴坐正了身子,挺了挺背脊。她开始认真的仔细打量对面这个人。她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在街上跟踪她的那个家伙,因为,他决不像个“不务正业”的“小混混”。他五官端正,眼睛深邃而鼻梁挺直。他有宽宽的额和轮廓很好的下巴,大嘴,大耳,宽肩膀,穿着一身相当考究的深咖啡色西装,米色衬衫,打着黑底红花的领带。他看来大约有二十四五岁,应该过了当街追女孩子的年龄。他浑身上下,都有种令人惊奇的高贵与书卷味。连那眼睛都是柔和而细致的,既不灼灼逼人,也不无礼。虽然,他始终一瞬也不瞬的盯着她,但他那眼睛里的两点光芒,竟幽柔如屋顶的小灯。她愕然了,微张着嘴,几乎说不出话来了。那男人静静的坐着,唇边仍然带着那丝微笑,很仔细、很深沉的望着她,眼底凝聚着一抹奇异的、研判的味道,仿佛想把她的每个细胞都看清楚似的。

他并没有说话,她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。他们就这样彼此对视着,直到侍者送来了牛尾汤。

“吃吧！”他开了口，声音低柔而关怀，颇富感情的，“一个下午，你走遍了台北市，应该相当饿了！”

噢！原来他就是跟踪她的那家伙！

“你跟踪了我？”她明知故问，语气已经相当不友善，她的眉毛扬了起来。

“是的。”他坦然的回答，在他那温和高贵而一本正经的脸上，丝毫看不出他对“跟踪”这件事有任何犯罪感或不安的情绪。

“跟踪了多久？”她再问。

“大概是下午三点多钟起，那时你走上天桥，正对一块电影看板做鬼脸，那电影看板上的名字是《我只能爱一次》。你对那看板又掀眉毛又瞪眼睛又龇牙咧嘴，我想，那看板很惹你生气。”

“哦？”她掀起了眉，也瞪大了眼，可能也龇牙咧嘴了。

“你居然跟了我那么久！你有什么发现吗？”

“发现你很苦恼，很不安，很忧愁，很寂寞，而且，你迷茫失措，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样子。”他停住，拿起胡椒瓶，问，“汤里要胡椒吗？”

她抢过胡椒瓶来，几乎把半瓶胡椒都倒进了汤里。她很生气，非常生气，因为这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竟把她看得透透的。她一面生气，就一面对汤里猛倒胡椒粉。直到他伸过手来，取走了她手里的瓶子。他静静的看了她一眼，就从容不迫的把她面前的牛尾汤端到自己面前来，把自己那盘没有胡椒



粉的换给了她，说：“我不希望你被胡椒粉呛死。”

“我倒希望你被呛死。”她老实不客气的说。

“如果我被呛死，算是我的报应，因为我得罪了你。”他安详的说，又仔细的看了她一眼，就自顾自的喝起那盘“胡椒牛尾汤”来。“你生气了。”他边喝边说，撕了一片法国面包，慢吞吞的涂着牛油，“有没有人告诉过你，你生气的时候表情非常丰富？”

“有。”她简短的答。

“是吗？”他有些惊奇。

“你告诉过我，”她喝着汤，瞪圆了眼睛鼓着腮帮子，“你刚刚说的，什么又皱眉又瞪眼又龇牙咧嘴的！”

“噢！”他笑了。那笑容温文儒雅而又开朗，竟带着点孩子气。她注视他，心里乱糟糟的。老天，这算什么鬼名堂？自己居然会坐在西餐厅里和一个陌生的“跟踪者”聊起天来了。

“这是你第几次跟踪女孩子？”她没好气的问。

“第一次。”

“哈！”她往后仰，“第一次！你认为我会相信？”

“我没有要你相信。”他说，递给她一片涂好牛油的面包，“吃一片面包？”

她接了过来，开始吃，眼光就离不开面前这张脸孔。不知怎的，虽然她气呼呼怒冲冲的，她却无法对这个人生出任何反感。因为他看来看去，就不像个坏人。或者，所有“坏蛋”都会有个漂亮的外壳，你不敲开蛋壳，是看不到内容的。